

萧萧紫禁城，至深帝后情

大明皇后·揽溪传

著 江蕊心

壹

国本之争、妖书案、挺击案、红丸案、移宫案……

从冷宫太子妃到手握天下的女人，
演绎大明皇后王揽溪传奇一生！

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CS-BOOKS

博集天卷

CS-BOOKS

大明皇后

揽溪传

江蕊
著

壹

CBS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明皇后：揽溪传：全两册 / 江蕊著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8.1
ISBN 978-7-5404-8478-1

I . ①大… II . ①江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20255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畅销 / 古代言情

DAMING HUANGHOU: LANXI ZHUAN: QUANLIANGCE
大明皇后：揽溪传：全两册

作 者：江 蕊
出 版 人：曾赛丰
责任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监 制：于向勇 秦 青
特约策划：蓝色城 优阅优剧
策划编辑：徐 娅 葛忠雷
文案编辑：苏会领
营销编辑：刘晓晨 罗 昕 刘 迪
封面设计：胡椒书衣
版式设计：徐 倩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印 刷：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875mm × 1230mm 1/32
字 数：419 千字
印 张：20
版 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8478-1
定 价：65.00 元 (全两册)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：010-59320018



目 录

楔子	／001
第一章	前路茫茫女儿愁 ／009
第二章	风携公子窥娇颜 ／020
第三章	明里笑靥暗里刀 ／029
第四章	一石二鸟计不成 ／046
第五章	淤泥促成两心惜 ／063
第六章	两小偏是有嫌猜 ／081
第七章	洞房花烛梦忽破 ／105
第八章	当时只道苦难咽 ／124
第九章	奇毒惊显连环计 ／138

【第十章】

阴差阳错情缠结

／
147

【第十一章】

妖书案发陷死局

／
163

【第十二章】

绝境相守不求生

／
180

【第十三章】

几度风波国本立

／
205

【第十四章】

月圆岂料伤心事

／
227

【第十五章】

痛失至亲无转圜

／
249

【第十六章】

恨心渐起冤难申

／
271

【第十七章】

眉心一滴恩人血

／
281

【第十八章】

故处长情谋惊心

／
301





楔子

雪，坠得细密。

血，融在雪里，分外鲜红。

学士府的后院之中，种满了殷红的梅花。回廊下，小小的茶炉正咕嘟咕嘟沸腾着。

忽而一阵风吹过，花瓣冲起，混着雪片漫天飘飞，晃晃悠悠，落到女子的裙裾上。女子二十出头的模样，坐于茶炉旁，温温柔柔地护着九个月大的肚子，见花景甚好，不由得向身侧催促：“你再去看看老爷，怎么还不来？”

只见一道雪刃横到脖颈前，来不及惊叫，另一边出现的手死死捂住她的嘴，沙哑低沉的声音吐在耳侧：“别动！”

花瓣持续地落下，只余细细的风声，后院墙外响起一阵嘈

杂，金铁声、脚步声、马蹄声、叱骂声……由远至近，又由近至远，仿佛过了一百年那么久。

眼前的匕首颤抖、稳住，又颤抖……终于，在门外的声音彻底消失之后，“当啷”坠地，来人倒在地上没了知觉。女子吃力地起身，壮着胆子踢了踢，见没反应，才靠近打量。

是一个瘦削的少年，浓黑粗直的眉，一身黑衣劲装早已湿透，贴在身上，被刀剑划破的地方，露出翻卷的血肉。他死死护住胸前的包裹，那布包忽地动了一动，探出小手来，竟是个出生未久的婴儿。

女子看了看那个恹恹的孩子，又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跺脚。

“啊！”少年从噩梦中惊醒，甫未平息，又惊慌失措地找“布包”，滚爬地跌下床来。

女子刚好进屋，忙搁下手里的碗，抢上去：“切莫再乱动了。”

“我的东西呢？”少年重重捏住女子的肩，冷然问道，丝毫不知自己已经淌下眼泪来。

“孩子饿了好几天，总要吃点儿吧？”女子丝毫不惧，“你可知道自己差点儿就死了。”

少年闻言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，却又即刻露出防备的神色：

“你是谁？为何救我？”

“我叫流霜。依我从前的脾性，闯进家里的带刀小贼，必要敲断双手双脚才好，如今有了自己的骨肉，也见不得旁人遭难了。”流霜口气软了软，“你呢？小小年纪，为何孤身带个婴

孩，还受了这么多伤？”

少年只是抿紧嘴不说话。

“你不肯说，我便不问了。”

“夫人，”少年咬咬牙，“我乃不祥之人，怕累及夫人全家。今夜，我就走。”

流霜未来得及回答，只见一个小丫头急匆匆地跑进来，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少年，说道：“老爷让奴婢告诉夫人，孙大人带了一些人进咱们府里来了，说是为了京师安全，搜捕要犯。”

“老爷可说，是哪位孙大人？”流霜皱眉。

“说了说了，是京卫指挥同知孙衡，孙皇贵妃的表亲。”

少年听闻，神色立变，挣扎着去摸匕首：“我现在就带孩子走。”

“你此时出去，正好入了套！”流霜按住少年，吩咐丫头道，“你去告诉老爷，让他想法儿拖一会儿，我自有办法。”

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流霜从衣筐里找出一套朴素的女人衣服：“只能先委屈你扮作我的贴身侍女了。”她搓了搓少年的脸，“你本来就是女子嘛。”

为了应付眼前这一劫，此时“少年”乖乖地坐在梳妆镜前，任由流霜将自己粗黑的眉毛修得细细的，又描得长长的，再将妆容画浓些，竟真如同换了一个人似的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少年”看着镜中柔婉的女子，有些恍惚：“我叫阿拂。”

“孩子已经换了襦褙，与下人们的孩子混在一起，我让我最亲的奶娘照看着，称作她的孙子，你放心吧。”

看着染血的旧衣和绷带在炉火中燃烧成灰烬，阿拂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将袖子里的匕首攥紧。

“夫人，老爷与孙大人来了。”门外的丫头通报。

尝与夫君说到这京师里的不平事，流霜本就对这为虎作伥的裙带之臣没好印象，待孙衡进来，一见之下，果然獐头鼠目。

“王夫人，恭喜恭喜。”

“都这个时辰了，孙大人还在忙公事，这京师的安危，都是仰仗孙大人了。”

“王夫人说笑，说笑！”孙衡的目光在室内逡巡起来，在阿拂身上停顿一瞬。

“我们这小小学士府，就这么几口人，不知孙大人找到要犯没有？”

“今天多有冒犯，给夫人请完安，这就告辞了。”孙衡低头看了看炉灰，微微皱眉，“夫人有恙？这屋子里好大的药味！”

“唉，可不是，这身子就没爽利过。听说大人膝下已有好几个孩子，必定最懂得体贴的。”说罢便要歪下去，“站了一会儿头晕起来，大人勿怪。”

“如此，便不继续打扰了。”

“大人……”孙衡身后的侍卫欲言又止。

“搜也不是不可，”流霜微微笑，眼光却对一家之主王元驭发狠，“旁的男人碰过的东西妾身都不会要了，老爷给买新的便是。”

王元驭向孙衡苦笑：“还请大人给我个面子，我的俸禄多少您还不知道？”

孙衡只笑笑：“夫人好生休养，告辞。”

是夜雪停，只是寒风呼啸，将一院子梅花几乎拔个干净。

王元驭替行动不便的妻子缓缓梳着乌发，二人小声聊着白天发生的事。孙皇贵妃的爪牙找的“要犯”是一个女子和一个婴儿，甚至不惜冒犯学士府，结合最近京师发生的事……

“给那男婴换襁褓时，我见着一颗硕大的金色南珠，不似普通富贵家所有。难道是京师里哪位皇亲贵戚的家室？”流霜怪道。

王元驭半晌不言，脸色蓦地沉下来：“一个月前，皇后娘娘生下了一位公主，不过公主早夭。如果这两件事有关系……”

流霜忙掩上夫君的口，对视的眸光惊异，五味杂陈。

窗子轻响三声，外面传来阿拂沙哑的声音：“大人、夫人，兄长寻来，阿拂此时便带小公子走了，大人和夫人的深恩，阿拂无以为报，在此叩谢！”言罢响起重重几声。

流霜欲起身，却被王元驭按住，待窗外全然没了声响，王元驭才无奈道：“怎敢留她？”

一夜，夫妻二人都没能合眼，差不多到丑时，忽听得外面传来大喊：“走水啦！快来人！走水啦！”可再凝神一听，又悄无声息了。

“出事了。”王元驭胡乱披上衣服，对流霜道，“我出去看看，你别乱跑。”

门开的一瞬，焚烧的气息随风钻进来，窗纸渐渐被映红，看来火势不小。浓烟从各处的缝隙钻进来，屋里已然待不住了，流

霜呛咳不停，终于也披了衣服去开门。

开门后只见一片汪洋火海，流动的红色火焰像吐着舌头的巨蛇，舔舐着一切。奶娘正找过来，见她顿足道：“霜儿啊，快走快走！”

“元驭呢？”她急问。奶娘却只顾拉着她走。

忽地，从房梁上倒吊下一个黑衣人，凶恶的眼，红色的刀，一刀横贯过来，奶娘的脖子上立刻出现一条血线，接着鲜血喷涌而出，喷溅到墙上，喷溅到花叶上，融化了栏杆边的残雪。

流霜被吓得叫都叫不出，腿一软瘫在地上，眼见那刺客脚尖一点，一星刀光直向面上来，却已然没了躲避的力气。

陡然，侧边的门板整个掉下来，击打在刺客身上，王元驭从里面冲出，趁机扶起妻子：“这边！”

“啊！”流霜蓦地捂住肚子，浑身战栗，“元驭，我肚子好痛！”她咬咬牙，眼圈却红了，“你走。”

“说什么傻话？”王元驭正欲横抱起妻子，只见刚刚的刺客已经追至跟前。

一个瘦削的身影从屋顶落到廊下，赫然是阿拂。阿拂拔出双剑，微微侧头：“大人带夫人先走，这里有我！”步法微变，双剑起势，大有一夫当关之态。

这一个月来的每一天，于阿拂来说，都是死战。如今婴孩已安然送出，她便只差报恩这一样事要做。

一阵风过，掀起枯败的荒草，掀起似霰的残雪。

半白的马车在路面上留下慌乱的痕迹，它跑得太快了，近乎失控，左摇右靠，流霜就在颠簸的车中痛苦呻吟。

家中的亲仆为了送他们出来，无一不在身后挣扎悲鸣，成为刀下亡魂……昨日还宁和的一个家，已然成为修罗炼狱！

什么人敢杀入学士府？看来他们猜测得没错，这个婴孩来自宫中，有人想杀人灭口！

王元驭一介书生，对生孩子一窍不通，而离下个能落脚的地方，还远得很，此刻他只能搂着妻子干着急，不停地为她擦汗。流霜心里明白，当下的光景，只能靠她自己一人之力了，心里发了狠，咬着嘴唇忍痛。

终于一声啼哭，流霜虚弱苍白的面上微微一笑，几乎晕过去。

“大人、夫人！前面不远就是路口了，咱们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啊？”驾车的是一同逃出的老奴祥叔，他佝偻着腰，顶着打旋的风雪，大声回问。

王元驭老家是北方的望族，他们本意是回去投靠，可追杀之人同样知道他的底细，这北方，只怕是不能去了。

“去扬州。”流霜断断续续道，“我老家已无人了，只有大姐嫁去扬州，他们定然不知的。姐夫开了镖局，庄子里都是些会功夫的，多少安全些。”

王元驭只死死盯着夫人的脸，牙关紧咬，终于狠狠将她抱住：“你千万别有事。”

流霜郑重道：“你我一定要护得女儿周全，若我因此死了，也别和她说这些，让她一生平安喜乐就好。也别急着去寻我，记

着了？”

“胡说。”

王夫人喟叹般一笑，不再反驳。

马车向另一个岔路颠簸而去，越来越快，渐渐变成一个小点，原本广袤无痕的雪地上，除了深深的车辙，还留下一道断断续续的线——

那是从马车上落下的血痕。

第一章

前路茫茫女儿愁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明朝万历年间的扬州清明，已甚少显露哀戚的模样。

我一早携了小丫头烟绕去祭拜故去的父母，回到城中，时辰尚早，却已是热闹非凡。尤其是湖边，桃花灼灼，仿佛邻家笑靥，梨瓣翩翩，宛若幻境飘雪，柳浪闻莺，曲院风荷，桥头拍手人齐笑，街边玉喉劝莫悲。

“看哪，好大的鹞子！”烟绕捂着嘴惊呼，瞪着眼睛看天上。我们扬州这边俗称纸鸢为“鹞子”，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果真，飞得老高仍有一个巴掌那样大，若在地上，只怕五个烟绕也盖得住。

烟绕立马来了兴致，扭将上来：“小姐，我们去放鹞子

可好？”

“可是，午间要与姨娘一同吃饭。明日便要出发了，想来姨娘有许多话要嘱咐我，所以特意让我们早些回去呢。”我为难道。

“要说话不是还有下午和晚上吗，哎呀小姐，我们放一会儿，就只放一会儿，保证午饭前回去。”烟绕一边说一边摇晃着我的手撒娇，蓦地正色道，“小姐，这可能是我们在扬州过的最后一个春天了，等以后进了京师，进了皇宫，哪里还有这份儿自在！”

她说得不错，我闻言心下一动，两人对视一眼，默契一笑，便牵着手向卖纸鸢的铺子跑去。

买了只燕子样式的纸鸢，我向老板借了笔墨，在纸鸢背上书上一行字：“惜春长怕花开早，何况落红无数。”

“姑娘的字写得真好看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”老板在一旁夸道。

我向老板道了谢，只一笑，并不答。烟绕一把扯起纸鸢，随口道：“小姐这是惜春呢，假文人，一股子酸腐气，老板别理会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撒腿开溜。

“你个丫头，反了天了！”我作势要打。

“小姐，来追我啊！”烟绕一边退一边笑着扯线。金色的阳光下，笑靥灿烂，鹅黄的百褶裙盛开如菊，直温暖到心里去。

这个疯丫头，她不是不懂我，而是太知道我了，才这样偏生扯着我快活。

娘亲早早便去了，爹爹辞官离京，带我来到扬州，这里是娘亲的老家，直到三年前，爹爹也病逝，我成了孤女。

如果不是烟绕打小陪着我，真不敢想象我要怎样走过这一路的孤寂悲苦。她对我来说，名为丫鬟，实则已与姐妹无异。

爹爹去后，我便寄居在姨娘家里，姨娘是娘亲的亲姐姐，一直对我疼爱有加。前些日子，家里蓦地接到来自京中的圣旨，让我入宫为皇长子选侍。姨娘一家不愿我远嫁入宫，姨父急急给我物色像样的婆家，想悄悄订了亲事，将此事搪塞过去。

那可是圣旨啊，如何搪塞？我年纪虽小，却也知轻重，不愿连累亲人。

“哎哟！”只听烟绕一声惨叫，打断我的思绪，可是立马一声比她叫得更惨，惊得我一跳，忙循声赶上前去。

“你这个小姑娘，怎的还倒着跑路的，把老头子我撞散喽！”一个穿着道服的脏老头儿直直地躺在地上，却梗着脖子，声如洪钟。他的白发被泥垢沾染得灰黑，袍子稀烂，似乎只是些布条挂在身上，似乞非乞。

烟绕不甘示弱，怒目圆睁道：“嘿，我说，我脑袋后面又没长眼睛，你不能躲开呀？”

“老头子一把干骨头，哪里躲得过你小丫头身轻似燕！我不管，你赔我！”那脏老头儿耍起无赖来。

我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上前搀扶道：“老人家，咱们起来说话好不好？”

脏老头儿躲开我，急道：“别碰我！我这浑身的骨头都不对

了，你还碰我！”

我有些无措，忙拉扯烟绕，低声道：“我们是小辈，给他道个歉得了。”

烟绕大声道：“我才不给这无赖老头子道歉呢！”

“嘿，你说谁无赖？”脏老头儿几乎要跳起来，却又平平直直地躺下去，“我不管，你们赔我。”

“我赔你个……”趁烟绕一个“屁”字还没出口，我忙捂住她的嘴，讪笑道：“老人家，您说说，要我们怎么赔？”

烟绕挣开我的手，恨道：“王揽溪你能有点儿出息不？”

脏老头儿皱着眉摇摇头，两臂抱胸道：“该怎么赔就怎么赔。”

我将身上的银子全掏出来：“您看，这些够吗？”

脏老头儿瞥了一眼我手中的银子，还是摇头：“我不要银子，不能吃不能喝的，还得自己去买。你去，给我买口吃的和一件衣裳来。”

“你还使唤上人了你！”烟绕气得炸起来。

我忙将她拖走，只听那脏老头儿在身后施施然道：“快去快回，我就躺这儿等你们！”

“老板，三屉包子、一壶酒。”

“你还给他买酒？王揽溪你疯啦？”烟绕挥舞着双手，把伙计递过来的酒推回去，“不要不要不要！”

我见她炸毛的猫一般，心里好笑，面上却道：“还不是你，有哪个姑娘家倒着跑？这下撞了人，还不息事宁人哪。”